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九)

吳會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函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九)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九冊目錄

卷十七

奏議類

封事

言霍氏封事 張敞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極諫用外戚封事 劉向

上靈帝封事 蔡邕

彈文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奏彈劉整 任昉

奏彈王源 沈約

講義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講義 嚴嵩

帝德罔愆一節講義 陳兆崙

一
二
五
六
九
〇
二
三
四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講義 杭世駿

狀

賀破吐蕃狀 張說

賀誅賊狀 張九齡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陸贄

第二狀 陸贄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陸贄

復讎狀 韓愈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李絳

論維州事狀 李德裕

進五規狀 司馬光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諫買浙燈狀 蘇軾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七

二三

二三

二五

二八

三二

三三

三五

三六

三八

三八

四〇

論西事狀 蘇轍……………四二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轍……………四六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四九

謨

元謨 元結……………五三

演謨 元結……………五三

系謨 元結……………五四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五五

破吐蕃露布 章阜……………五七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五九

附錄

親政篇 王 整……………六一

卷十八

書牘類

書一

報燕惠王書	樂毅	六二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六四
答蘇武書	李陵	六五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六七
報孫會宗書	楊惲	七一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七二
與彭寵書	朱浮	七三
與黃瓊書	李固	七三
戒子書	鄭玄	七四
論盛孝章書	孔融	七五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七五
魏文帝與吳質書		七六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七七
與楊德祖書	曹植	七七
與吳季重書	曹植	七八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七九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八〇
答東阿王書	吳質	八二
與滿公琰書	應璩	八三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八四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八四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	應璩	八五
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王粲	八五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八六
爲石苞與孫皓書	孫楚	八九
與嵇茂齊書	趙至	九〇
遺殷浩書	王羲之	九二
報殷浩書	王羲之	九二
誠謝萬書	王羲之	九三
與陳伯之書	邱遲	九三
重答劉秣陵詔書	劉峻	九四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 · · · · ·

九四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 · · · · ·

九五

諫陳寶應書 虞寄

· · · · · ·

九九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勃

· · · · · ·

〇一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 · · · · ·

〇三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 · · · · ·

〇三

上于襄陽書 韓愈

· · · · · ·

〇四

答崔立之書 韓愈

· · · · · ·

〇五

與崔羣書 韓愈

· · · · · ·

〇六

答陳生書 韓愈

· · · · · ·

〇八

與孟尙書書 韓愈

· · · · · ·

〇八

與孟東野書 韓愈

· · · · · ·

〇〇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 · · · · ·

一〇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 · · · · ·

一一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 · · · · ·

一二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 · · · · ·

一三

答章中立書	柳宗元	一一四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一一六
與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一一九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一二一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一二二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一二三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李德裕	一二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七

奏議類

封事

言霍氏封事 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紀。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迺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賦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薺藎。薺藎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營營。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勸。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靈寗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蠹。蠲。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刺。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營營。數設險危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用外戚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適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悟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乘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舌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陸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上靈帝封事 蔡邕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靈。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常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

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爲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有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

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奏議類

彈文

奏彈曹景宗任叻

御史中丞臣任叻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卻。願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徵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遭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

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効。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遠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任叻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陵零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

五千文不分邊。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常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准綠草與邊。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邊。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邊。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邊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邊。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於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邊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邊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邊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邊。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闔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執袴。惡積疊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

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數文通之偽迹。昔人陸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斯庶。販鬻祖會。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徵未遠。既壯而室。竊貨莫非。皂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曆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辰興言。思清弊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冑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冑。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隱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黠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奏議類

講義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講義 嚴 嵩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恐其不能續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名曰伊訓。今王就指太甲。嗣是繼初。是卽位之初。伊尹與太甲說。昔我成湯以德而得天下。今王嗣而有之。可不知所自乎。其要在嗣其德焉而已。況今卽位之初。乃王者之本。天命人心。爲之一新。四方萬國。望其更化。所以要上繼乃祖成湯之德。正在今日卽位之始。于此不謹。其能善其終乎。德者何。不過愛親敬長孝弟之道。便是。人君子天下的人。老者固無不愛。而立愛之道。則自吾親始。如孝享宗廟。惇敘九族。是已。長者固無不敬。而立敬之

道則自吾長始。如篤念天顯。尊事黃耆者是已。夫立愛惟親。則凡天下之有親者。莫不以我爲法而愛其親。立敬惟長。則凡天下之有長者。莫不以我爲則而敬其長。始于一家而家齊。中于一國而國治。終而措之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皆成湯躬行之德。而實通乎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伊尹舉之以訓太甲。無非欲其法祖謹初。以爲治之本。而其序有不可紊者。如此厥後。孔子于孝經。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聖後聖。其言若出一揆。由此而觀。自古帝王。未有舍愛敬而爲治者。宋儒真德秀引此以衍大學之義。此誠萬世君人者之龜鑑。

帝德罔愆一節講義

陳兆崙

臣謹按天地之大德曰生。陽出布施於上。而成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扶陽抑陰。健運而不已。是以大生焉。是以廣生焉。王者法天心之仁愛。亦必如天之不已。則民心可得而浹。堯舜可學而至。人者天地之心也。洽乎人心。既克享天心矣。故王者有萬年不拔之基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則好生之德是也。夫舜兢業萬幾。不可謂簡。拔去四凶。不可謂寬。而皐陶如此云者。其宗旨歸於好生而已。雷霆之威。與雨露同功。然雨露時施。而雷霆不常用者。萬物之所悅。終有在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然非卽除以爲殖也。必且滋培灌溉之。有如賞從厚。罰從薄。亦云至矣。又於罰之中。別其爲過而宥焉。又於無可宥之中。審其可疑者。而從輕焉。極之寧失不經。而止。夫失不經。豈可以爲訓者。而對殺不辜而言。則寧出乎此也。古今不易。民而治。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其曰洽於民心。茲用不犯者。非徒歸美之嗣。乃行仁之

效也。成康之世，幾致刑措。孝文之世，斷獄數百。又況以如天之仁，得弼教之佐，而有不然乎？班固刑法志以爲俗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鞭而御驛突，違救時之宜矣。王符述赦篇亦云：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乎數赦贖論者，遂以赦非善政，并爲一談而堅持之，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彼班氏之說，爲文帝除肉刑而發耳，謂肉刑既除，凡去髡黥一等者，轉而入於大辟，則不如仍其舊之爲便也。夫除輕而易以爲重，則是時集議者之疏耳，非除肉刑之舉失也。觀文帝除肉刑之詔，哀矜惻怛，可謂至矣。而其行仁之效，媲美成康，又非無驗矣。今乃不論張蒼馮敬輩議之未詳，而歸咎於除刑之誤，此文士之論，往往不得其平，而爲君之所以難也。若王符之論以赦贖爲賊民者，蓋有由矣。東漢自和安而後，紀綱寢壞，威福下移，政在權門，賄通俠客，歲行赦令，苟焉以結離散之衆，巨奸大猾，逆知其必免，而觸法如鶩，誠有如王符所云：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者，非賊民而何哉？此以譏切當時之弊，非古今不易之通論也。虞書之言刑者屢矣，自流宥贖赦鞭扑以迄怙終賊刑，其必致法者，僅有一也，而臯陶稱舜之德，亦僅有一，及於刑，故無小，所謂求其生而不得者也。周禮秋官有五聲之聽，八辟之議，司刺掌三宥三刺三赦之法，以贊之，戴記王制則云：附從輕，赦從重，月令天子迎四時於郊，則有隆賜賞恤，而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斷薄罪，出輕繫，亦類及錯出，凡此皆聖王之盛迹，邗治之隆規，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而好生之說，常不勝救時之說者，蓋亦有故，非以爲習熟而無奇，卽以爲迂遠而寡效耳。夫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而必以無訟爲驗，此實難矣，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心。刑期於無刑，期者冀望之辭也。一歲斷獄百計，減少之辭也。蜀山產銅，而曰銅山非無瓦礫也。合浦孕珠，而曰珠浦非無魚目也。治國向化，而曰

化國非無頑梗也。從乎其大致而稱之。則曰無訟。曰不犯。其義一也。後世於寇賊姦宄之不勝。而謂今之民不可以古治。治之寇賊姦宄。舜之時亦未始無之矣。又況如驩兜有苗之屬。并非後世所恆有。而何以卒收不犯之效。無傷寬簡之化哉。然則常海宇清晏之日。車書一統之朝。本大舜之資。行欽恤之政。而退叔世偏頗掛漏之譏。居之以無倦。行之以不息。流衍洋溢。漸涵浸漬。迄乎萬國九州之遠。安平和樂。同爲一書。卽謂臯陶所稱。至今存焉可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講義 杭世駿

臣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疏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二字。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恆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朞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慎。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蹤三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尙有不及焉。何也。則以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早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皇上於深宮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

未當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讒夫女謁未必有內寵。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傾宮璇室未必盛。巖居川觀。巡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卹其饑寒。閭巷憊瘵。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若已納隍之心。有萬夫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奏議類

狀

賀破吐蕃狀 張說

右臣等伏以涼州遙稟神算。大振天威。吐蕃小醜。應時摧敗。元惡渠魁。乘勢俘戮。隻輪匹馬。坐見無遺。雖虞舜之格有苗。黃軒之征涿鹿。未有廓清氛祲。如今日之盛者。臣等無任慶快之至。

賀誅賊狀 張九齡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讎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兇毒。欲逞其心。而邊兵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襲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恆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日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榜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

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鶩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尙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

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陵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宰並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員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人。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責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

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搆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幸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徇訪。

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簡寮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常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常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眞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敍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敍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寢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

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阼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讒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己所惜者。

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陸贄

右欽澈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極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陸贄

右欽澈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亦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助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

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闕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願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

奏。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

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質。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倣。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鄂。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尙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是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挈。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謂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

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己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帥。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精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

本棄重取輕。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進。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買。貨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陸贄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薦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長。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常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承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千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

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長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蹙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

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鉅，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邪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凌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

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法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復讎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嘗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悉。望風懾懼。難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鬥。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處，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共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闕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諍，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於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李 絳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競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

論維州事狀 李德裕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略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探情僞。其悉但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視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與於竹畚。及將卽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槩。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

情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解辯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徒爲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只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懸陋狂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已錄入疏下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爲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嘗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諫買浙燈狀 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

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閒。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閒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

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鸚鵡。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鑲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帝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下。

論西事狀 蘇轍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乘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卽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

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爲仇讐。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效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氈之舊科。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疊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旣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郟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旣已漸爲邊備。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媾。其謀臣虞卿。以爲從秦爲媾。不若從齊爲媾。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尙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

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禁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大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卽款伏而意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兵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奮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以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徠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閒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媿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

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堠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轍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財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

義贖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破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鄆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瞧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託以重兵。方敢播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託收刈。所

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旣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聞。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

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閒。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蓋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鉢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閒。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

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甲。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賊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克。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受取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厭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惡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墮廢者多。

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歎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者，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掎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

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鑄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彫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旣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本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旣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起。

奏議類

謨

元諫元結

古者純公以悞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頽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頽弊以昌之道也。迨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頽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沒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寶。

演謨元結

天子聞之。惘然不嫉。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頽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樸。強生道德。使與云云。使亡悞悞。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封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猶懷優游。尙致平和。嗚呼。頽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嫉嫉。驅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誼誼囂囂。以悲

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揮援拔挺。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款然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元結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猗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爲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元粹。惠和。溶油。不可愆。會盪熿。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綺繡。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尙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尙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可寵貴妖艷。嗜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

座隅。

奏議類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尙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倅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承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頃者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僂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闕茸之質。冀革桀鰲。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莠。瘞狗吠豸牢之主。頃屬變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閒。釁陰貸凶謀。旣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瀚澹以

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垺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凶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略已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尙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占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尙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尙書孟涉。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元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廳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心尙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颯馳。衆若蠱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躡躑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雲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膺。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顧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尙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鞞之氣。霆鬪而電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不

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節度使左廂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行營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陵。曾乏鐔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卽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浸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有敦元。自當超軼。子暴其父。陰侵於陽。自古未有如泚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尙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卽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卽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燹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卻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羣帥宜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破吐蕃露布

章 阜

尙書兵部臣韋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

湊。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鴉乎河源。武節憺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旨。先元戎之啟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甯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鷄。銷寇沴。稟仰太和。翦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旨令。逸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弛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螫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璫敢於深入。鑾蹕至於親屯。擱然授兵。協以謀我。尙納汚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繳路。闖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蠹爾爲讎。整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令之質。諸羌。雖嘗併力。糜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頽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擒。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郭。盍竄匿於龍堆。復虔劉於鱗塞。戕我守將。墮我陣障。修戈矛。予與同仇。靡室家不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源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技。暨東川羆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泊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顯之半。策勛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五十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執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爐沸魚潰。甌脫免犇。谷靜山空。行就馬耆之僂。區殫城滅。訖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

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兵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爲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爲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廷，筐篚歸於禹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末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鐘鼓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圖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之維艱，凜乎若墜。卻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鰲溪，流八人而奸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行。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凌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實爲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皋，率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賫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神奪其聰，礪刃拒資僚之諫。天益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効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旁罰。築室匪衆言之惑，負扞惟獨斷之明。大衆啟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勸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脅者盡操闌戟，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

雲屯。目蔽旌旗之影。波翻瓦震。耳聳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恥鑿道以潛行。鳥突虵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關不束身。以就鎖。史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誓詞。援桴率衆。一麾而鬪。心以厲。再鼓而銳。氣不衰。僕頓發射。雕之弓。洞胸貫脾。飲飛擊斬。蛟之劍。蹠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奔。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蹶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錦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陣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卻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子之績乃存。其劉關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尙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疏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卽當檻送於神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汗者。本是良民。迫脅者不爲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睹斯休。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附錄

親政篇王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散騎常侍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鞞。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

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則日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卷十八

書牘類

書一

報燕惠王書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廂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精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隱先王之明，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

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悻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忤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彭越黷。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遽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囚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維。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侑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繆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僂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懇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

勸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鳴鳴。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懷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誠兄子嚴敦書馬按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勸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與彭寵書 朱 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搃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鄆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與黃瓊書 李 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戒子書 鄒 玄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竟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閣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杖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筑筑。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助。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

可圖乎。家今差於多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復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

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心不遂，良可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之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其辭賦，惜其體弱，美志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

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敍心。丕白。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珉。聞之驚喜。笑與朴曾。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旣到。寶珉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旣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

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鳶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兩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拑捥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啓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二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謂。猿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自。以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與。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離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敍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紕。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馳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情人。是何言歟。夫驟驥垂耳於林垌。鴻雀戢翼於汙池。藪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廩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

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非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會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勵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曷之而已。

答東阿王書 吳 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

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以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馳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

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尙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自須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音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

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青書 應璩

璩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戈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邳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乘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王粲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迢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

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二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巖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愆。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驚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瘳不得搔。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凶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澗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敔闕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爲石苞與孫皓書 孫 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衝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上。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

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樓威奮伐。策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耀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鑑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兇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苞白。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鷗迴狂厲。白日寢光。騎驅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泉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藉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夔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我不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於征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岷崙。使西倒。踢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瑩瑩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

云。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常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報殷浩書 王羲之

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誠謝萬書 王羲之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與陳伯之書 邱 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鶴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

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匪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曾豪猜貳。方當繫頸。檜耶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慕容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

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鼈命厲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早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匱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睿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于鑑鑑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憶溢城，峯

號香鑪。依然慮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滙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屣。彼何路而齊鑪。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于彼新開。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爲難。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察。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朋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陸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輜軒之體。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于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囚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刀刺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佩引腰鞭。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救。曠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苟營之請。所以奔蹶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于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邱墟。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名流。深知于馮蔑。吾雖不敏。常慕前

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彙章。不勞請箸爲籌。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譟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廔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懋。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祇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

微宜商略。夫宗姬歿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德。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繫驥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于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于楚殿。躬奪璧于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以羈縻。旡軫歲到于句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屨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鷗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辭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飢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隕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

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默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諫陳寶應書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于明將軍使君節下。寄離流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悵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效。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于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監。屢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于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于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于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除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

德多難薦臻。衰字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曆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瑒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動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豈非張繡罪異畢誅。尙何慮于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以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虧魄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王滅侯景于前。今上擢王琳于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于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國爵。子尙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

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于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移兵。未知其利。夫漢朝吳楚。晉室潁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者。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羹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層風未翔。大鷗有雲傾之勢。池鱗井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鷄。亦將奮翮而侮之。及其衡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

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隄勝侶。列子弟於干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臺將綺。棟連陳。機扞相和。鳳鏞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沖襟涉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淵之氣。北齋開敞。南館虛閒。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疏。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煙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俯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迹屠釣之門。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尙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慚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疏。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纊成於南畝。稭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縣載飄寓。淹時歡躡。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惟知慟哭。庶憑賙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濫從朝露。辟閭公條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尙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廡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擊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邊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旣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憚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感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伴。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答崔立之書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豪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后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以爲疾。且無使劼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劼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

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眚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陳生書 韓愈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學。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愈白。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阮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繇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與孟東野書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應科目時與人書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稿，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祿，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

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陳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

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時日。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尙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宜。宗元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羸礦慘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產於石。石之精羸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羸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賴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

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櫛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開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黷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沓食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啗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虜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尙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

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

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繫。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響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吡。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

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絳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末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噉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立。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尙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

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能。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惘惘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敍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尙足是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嫫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許京兆孟容書 柳元宗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疴。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

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惕惕。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惜愛。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勸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寡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

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性澆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覲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然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沐浴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諫。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樞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

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扶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待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己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轡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尙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情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尙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

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他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指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及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低僂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諡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閒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

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嗟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李德裕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開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圻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鼓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拯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揀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權。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圻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府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破。大雪冤恥。告諭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

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斡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斡斯所排。遷集烏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邗又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貳。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卽事。今相公以雄才偉略。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與二國之禍。僞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